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三十九卷目錄

公補部名臣列傳五十九

元一

耶律楚材

廉希憲

耶律鑄

張文謙

劉秉忠

官常典第二百三十九卷

公補部名臣列傳五十九

元一

耶律楚材

按元史本傳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褒欲八世孫父
顯以學行事金世宗時見報長終前書右承憲材生
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學舉事通天文
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之書下筆為文若宿構
者全制宰相子領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利章宗
詔如舊制即以楚材數事時同試者七十人楚材所
對獨優遂辟為掾後仕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
遷汴先親復興行中書事面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
郎大祖定燕開其姓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鬚宏
聲帝倚之曰邊金世祖朕為汝守之對曰臣父祖宗
委負重之既為之臣敢難君帝重其言感之左右
遂呼楚材曰吾聞撒合里而不名吾聞撒合里蓋國
語長人也已卯夏六月帝西狩問國語撒合里蓋國
語蓋三十八帝疑之楚材曰元氣之氣見於盛夏克敵



粘合重山

張文謙

劉秉忠

之微也庚辰冬大雪復開之對曰國語國主當死於
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
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
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
喜日見親用西陲人奏五六月望夜月當照楚材曰
否卒不照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照西城人曰不惟
至期照他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
將易主夫明年金宣宗果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
帝亦自灼羊肝以相府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
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
駐蹕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尾其尾長七尺人言
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
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祥以告
陛下陛下天下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
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
取子金南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卒
病疫得大黃藥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
吏生殺任情至華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悉割置後
長官石沐威得卜尤食暴殺人帝市楚材聞之泣下
即入奏請葬州郡并奉聖書不得擅殺發囚當大辟
者必待報還者非死於是食暴之風稍戢多刑賊
未久輒見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帝
宗以皇子監國楚材獨遣中使偕楚材往府治之楚材
詢察得其姓名皆後嗣後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
家略中使將殺之楚材以卜為禍中使懼從其言獄
具數十六人於市民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
親咸會議猶未決時帝宗為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

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唐宗曰事猶未集別擇

日可乎楚材曰遠定無害近日未遠定即立儲則乃吉
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曷敢違王拜刺莫
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弟及臣僚拜帳下
既遣王撫楚材曰具其禮臣也國卿有拜禮自
此始時諸集後期楚材死有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
宜尊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克民多誤害楚材而國法
無赦今楚材職前拜察合台以三法楚材獨從察合台
言謂曰庚寅正月朔日而事勿忘日條便宜一十八
事順天下其略曰昭宜置長吏牧民設官戶總軍使
勢均力敵以趨懷中厚之地財用所出宜得其
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
物者罪之聚者同僑同僑而人籍地不納稅者死監
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
行刑刑重罰重者非輕罪重者非輕罪帝從之唯責
嚴一事不允曰成自願饑饉者宜諒之楚材曰書
之謂必由于此帝曰凡刑罰奏無不從者則不能從
朕一事耶大祖之世設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
吏多聚斂自貲實至鉅萬而官無儲備近臣則選等
言漢人無備於國可悉定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臣
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前稅糧
酒鐵冶山澤之利咸可得銀五十萬兩而八萬匹
四十餘萬石足以供餉何謂無備楚材曰則試悉用
士人如陳勝可越等皆賢將長者楊天下之選
佐皆用者部族人幸抑秋楚材至至中十路咸進復舊
及金帛陳干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三十九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五十九

元一

耶律楚材

廉希憲

耶律鑄

粘合重山

張文謙

劉秉忠

官常典第二百三十九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五十九

元一

耶律楚材

按元史本傳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褒欲八世孫父
顯以學行李金世宗時見報仕終尚書右丞楚材生
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學舉事通天文
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之學一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
者全制宰相于制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利章宗
詔如舊制即以楚材試事時同試者十人楚材所
對獨優遂辟為掾後仕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
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直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
郎大祖定燕開其姓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鬚宏
聲帝倚之曰遼金世祖朕為汝字之對曰臣父祖希
委負事之既為之臣敢錄君聖帝重其言成之左右
遂呼楚材曰吾聞汝合里而不名吾聞汝合里蓋國
語長人也已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國問旗之日
兩雲三尺帝疑之楚材曰元氣之氣見於盛衰克敵

之微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國主當死於

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

用弓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

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

喜曰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照楚材曰

否卒不驗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照西域人曰不健

至期果缺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

將易主夫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

帝亦自灼羊肝以相府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

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

駐蹕門闕有一角獸形如鹿而尾其色綠作人言

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

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祥以告

陛下陛下天下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

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

取子金帛楚材獨收遺書西土未取定制州郡長

吏生殺任情至華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悉割置後

長官石抹威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

即入奏請差州郡非本重書不得擅徵發因當大辟

者必待報達者非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多劇賊

未久輒見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帝

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府治之楚材

詢察得其姓名皆後嗣後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

家略中使將殺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

具數十人於市庶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

親戚會議猶未決時帝弟察合達宗親弟故楚材言於

帝主曰此宗社大計豈早定唐宗曰事猶未集別擇

日可乎楚材曰遠定無害近日未定是即立儲則乃吉

親王察合達曰王雖兄位則臣也楚材曰王雖親王

既不干王澤然之及即位王率是議及臣僚拜職下

既王撫楚材曰其社稷臣也國卿有屬有拜職自

此始時則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

宜有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民無歸鄉國法

無赦今楚材職請拜察合達以三子楚材獨從察合達

言謂曰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忘且條便宜一十八

事頒天下其略曰耶宜置長吏牧民設民戶總軍使

勢均力敵以鎮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得宜其

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

物者罪之聚者同歸西諸人籍地不納稅者死監

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得報然後

行刑刑罰輕重為非輕重宜重察合達帝從之唯責

嚴一事不允曰成自願懷德者宜從之楚材曰書

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刑罰無不從者卿不能從

朕一事耶太祖之世設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

吏多聚斂自貶貴至鄉萬而官無備得近臣則選等

言漢人無備於國可悉定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臣

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而稅

酒鐵冶山澤之利咸可得銀五十萬兩而八萬匹

四十餘萬石足以供餉何謂無備楚材曰則試為取

士人如陳勝可越等皆賢將長者也楊天下之選

佐皆用者部屬人幸抑秋帝至至中十路咸進廉

及金簡陳干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

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敢置其為陛下用帝嘉其謙退之酒即曰卿中書令事無巨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吳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軍官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集議海禁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威得之以舊惡尤疾之謝於帝曰王曰即得中書令奉用親督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帝王遣使以問帝察其深實使者無違之屬有誠感得上不法者帝命楚材歸之奏曰此人居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故曹當效之中曹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補田西賊與共濟海帝令於西京宣德殿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諸無難民以給此役帝可其言不日輕動今將征河南諸無難民以給此役帝可其言不日輕動今將征河南諸無難民以給此役

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舊衆軍還逃者十七人有官居停處民及食給者數其家鄉社亦連坐於是逃者莫敢舍多群於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人乎帝悟命除其累金之亡也雅衆二十餘人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郭或草於此故以死抵罪若許以不殺將不致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隱懼往往寄諸諸楚材因括戶曰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朔議將四征不庭者還同何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待制御之需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遠運未至敵境人馬疲多棄水土宜宜兵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奏諸王太集帝親執輿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米爾摩便者來朝諸多不實帝惜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曾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子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誼謂初之鈔至以以萬貫雖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屈之當爲聖威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生艱難不如如以金兩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重更取其貲賦歲終頒之使毋道有微

可也當然其計遂定天下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薄沐之資地稅中出每畝二升又牛上田二升下田一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千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食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王臣製造廢官物奏聞天下室女歸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譯英文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遣故臣恐擾民欲覆秦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壯馬楚材曰田獵之樂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令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利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令宣德州宣慰使劉中慶都者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馬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匪弗遣者死得士凡四三千人免馬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買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今本利相俾而止未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一至一償監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選傳明韓李庶政略備民轉輸息息一還士爭長互立典其每一誣其錢之黨人馬爲逃軍中書及通事楊惟忠執而盡殺之楚材接收收惟忠中書復訴楚材運制幣幣幣幣幣既而自命命轉之楚材不肯解繯遣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臣下初令爲臣以有罪也當明示官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間有大事何可行焉奏帝皆失帝

曰厥葉爲帝事無忌耶乃通言以慰之楚材因陳
時勢十報曰信實謂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最
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足工真制通達者切於時務
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臣張訓使劉子振以職抵
罪帝責楚材曰卿言行之敢可行擇者爲好人何
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陷不義三
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闕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
日月也豈得誅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
於表朝乎帝遂乃解富人劉起爲馬涉攢發丁劉廷
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贖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
金利之徒固上感下爲害甚大奏親之者曰與一利
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商以班超之言
爲平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賢讀者方知吾
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
聽乃持酒樽鐵口進曰卿集能將物盡而如此况五
職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
圖撤合里者耶實以金帛較近臣日進酒三樽而止
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
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御史安天合者諳事銀海
首引與都刺合機獲賈課稅又增至一百二十萬兩
楚材極力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縛
閹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
能止乃默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
王宴醉車中帝獨于野見之直趨其轡登車手據
之楚材熱醺未醒方爲其擾已忽開目便知劫至
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
不及冠帶趨行官傍帝爲皇酒極歡而歸楚材當國

日久得辭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縱從容言
之楚材曰朕聽之衆但當實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
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咸平二年二月日帝疾篤言
人輩已將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臣
賈官賈獄因弊非事者多古人一言而善惡變
舍請赦天下因從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令不可
使國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而薨之是
夜諸帝候服生道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薨冬十
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帝言其不
可左右皆曰不射騎無以爲樂復五日帝崩於行在
所皇后乃與吳氏稱制張信爲同謀政多暴虐魯利
合繼以貨得政柄廷中忠良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
人所難言人皆畏之癸卯五月癸亥犯房星楚材言
當有驚擾恐說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食卒后
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屠以避之楚材連日朝廷
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
後數日乃定后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發使自書
與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
今欲求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
輩所建曰令史不爲書斷其手楚材曰國之興故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諸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
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
因大發曰臣歷事太皇太后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
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慙之亦以先朝舊勳深
敬憐焉甲辰歲五月薨於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特
贈甚厚後有謂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
半入其家后命近臣嚴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越國議制
南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子
銘鑑

粘合重山子傳合

世元本傳蓋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爲質子知金將
亡遂受質焉太祖賜馬四百匹使爲宿衛官必關
赤從平諸國有功闕涼州執大旗指處六軍中流
矢不動已而爲侍從官數得侍宴入廷因諫曰臣聞
天子以天下爲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
也置酒爲樂此憂之術也帝深嘉納之立中書省
以重山爲樞密院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爲右丞相凡
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夫分都邑定課賦通漕運足
國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太宗七年從伐宋詔
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江淮州已蒙
風欲附重山降其民三千餘萬取定城天長一邑不
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殿馬十匹賈珠袍一卒
贈太尉封魏國公諡忠武十年詔其子江淮安撫使
南合嗣行軍前中書省事時大將察罕聞壽春七日
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民何罪
由是獲免初世祖伐宋軍於汴南合適往李璣承國
厚恩悉制一方然其人多詐無日矣帝亦患之
中統元年兩遣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承中典等路行
中書省事三年遷奉國五路四路行中書省事其年
李璣及益都帝使南合曰卿言檣在耳璣果反矣
勸宣撫守西鄆對曰臣謹知臣不敢以西鄆爲陛下
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國公諡宣

運都海關京兆有權道西渡河達甘州阿蓋答兒復
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龍局諸將又使紐都兒宿
居為者招攬歸德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
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臣素懷希憲威名共持從命
運都海關蓋答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石大潰西
土親王執事帖木兒歸軍皆空就食塞外朝議欲棄
兩川惟賈八希等合兵復戰西涼大敗之停斬略密得
二叛首以送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
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
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赦軍吏禁止生
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公衆又罷解鹽戶所備軍及
京兆衛兵無籍戶之成靈州屯田者以實民力欲蘇
復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歸於放希憲
皆遣之還因爲書與宋四州制置余玠論以天道人
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舉動玠即附言玠我
州有謀反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
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希憲前降宋者數百人
待報希憲奏稱之且致書辛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
力整復自建取蜀之策吳立勳劾宋將宋某之在
北者希憲遂給其糧仕於宋子玠得越界者其報
人皆殺之李璣及山東事連王文純平章趙璧等悉
希憲動各因言文純爲張易希憲所引遂至大用且
關中形勢之變希憲得民心有稱延見病爲之籍
此事宜關繫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誠良

留正士何應爲卿人費正黃以私怨辭希憲因
李璣叛亦修城兵治番器具帝因感之命書石
奉兩合代希憲行省且視視所害事李璣狀詔希
憲還京師陸見言曰方觀視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
火臣隨宜行事不謀敵詎如所言罪止在臣臣請
遠解有司可無恨御林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
果何罪狀論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
希憲入禁中從容談話似道作木欄城一夕而風塵下顧
見從諸臣曰吾安得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
曰山東王文純才智士也今爲李璣事停詔問臣臣
對亦問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
中書振舉綱維數名實法遠近肅然帝悅俾與利
除喪事無不便當時倉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
又建宮闕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給命之臣咸令
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受祝部下都邑長吏皆
其是隸僕使前古所無官更優之使考課陞降始議
行選舉法至元年丁母憂事親族行古長禮勺飲
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唯血不能起臥臥草土處於墓
傍辛執以歲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詰問發痛
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訟者情起復希憲難不致遠官
然出則常服從車人必懷慈及長父亦如之奸臣阿
合馬領左右部事總制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書
推覆衆其權莫敢用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
合馬罷所領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
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廉實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
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幸賴堯舜臣等未能以單

陶模哭之遺策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懷多矣今日小
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
願人主用不聞言預政之漸不可停也遂入奏杖之旨
者訟丞相史天澤報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
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朝問希憲遣曰天澤事陛下
久知天澤法者無如陛下始自漸漸多聽任使將兵
牧民悉有治政陛下知其可付大事而爲輔相小人
一口有言陛下當察其心跡果有肆權不臣者乎
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遺疑
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
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
希憲論曰許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
川帥欽察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諒之明日希憲覆奏
帝怒曰尚爾還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
誅民心必駭收斂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
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欲察得免
希憲每奏陳帝前帝事激切無少回憐帝曰卿昔事
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
曰王府事經天下事重一或而從天下路受其害對
非不自愛也方士誦煉大丹經中書給所需希憲具
以奏奏政事帝且曰卿得得事不因大丹也帝曰然
遂却之時方律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
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臣當思孔子富
乎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議設各道
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實繁諸
路錢數付之轉運一總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

立憲君主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整頓非常訪求
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去之使上之專心養
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若七之使上之專心養
城人罷職馬丁用事先朝實錄實錄實錄實錄
大都微服之矣時希憲任告實不預其是秋奉
駕還自上稱慈家訪於希憲希憲對稱之曰天
威震遐邇可幸其獨不喜以希憲車馬馬丁耶對曰
書言帝曰詔賜馬丁豈有詔釋馬丁耶對曰
不釋詔釋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就
稱書釋馬丁乃爾豈得何罪耶曰臣等亦未聞有此
罪當書釋馬丁乃爾豈得何罪耶曰臣等亦未聞有此
一日帝問希憲馬丁何為侍臣以陳者對曰
陳當馬丁所敬然陳之而不肯用各讓何為意其
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陳之曰希憲曰典妻
子妻棄爾希憲曰臣希憲清何從妻故希憲有
疾希憲謂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杖時最難得
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曰且致意希憲却之
曰使此藥果能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求活也帝
聞而追馬丁之嗣臣上疏彙行省鎮邊陽有官提
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
將行與家人辭希憲曰昔在北朝朝深恩重機
以帝恩厚朕及邪漢班師歸國大命朕心不忘丞相
恩焉馬丁願思其還官戶不下數萬陷土國增分
地所在彼彼希憲知能故命帝在鐵欄此意還東
多親土使者傳令官立希憲希憲至始率正之有
西城人自稱胡馬丁於城外聚眾民孫其祖父書資
息錢索償希憲民訴之行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恐

乘馬入有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而問之曰法無
私故何人敢違無民令械擊之其人惶懼求家國
王亦為之請乃稍寬令待對畢希憲命其王歸
國希憲獨行省事制廷降寶馬六千五百希憲遣
買於東州得寶馬三千三百希憲上之則若自衛
則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秦塔入
朝經微邪惡民為其希憲面論固塔故入秦之國
賢屬勝人諸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提民吾
不知也語以鈔萬五千賈還數民之直幸勿違者
自是貴人遇者皆畏其敢絕二二年右丞阿里海牙
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悉召
希憲還使行省判南陽論上論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
新附者感思未者向化未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
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脚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
不辭艱田以養民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
懷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然敢辭辭則
復有欲令希憲未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曰易疾驅
以進至鎮阿里海牙奉其屬邪迎拜應中荆人太
駭曰日禁刻會通商販買利除害兵民安堵百餘未
故宜舊制重一司恭贊能任事者以備來訪仍擇一
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輔之希憲曰今皆國家大事
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謝大府必當致珍玩希憲
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才還擬當念恐
恩盡力報効今所領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為非義一
或強官事令罔反復者若於民不為無罪宜改懷之若
軍政謝去台矣復得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
民士所痛痛而辱之者許人收養希憲不得復

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充將江
陵城外水堦製希憲命決之得民田數萬畝以為
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千萬畝以
賑公安之饑大綱既畢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
進教官董經緯日親詣講堂以廣諸生西南漢漢
及思提田經二氏重慶制置趙定庵俱領諸將時
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希憲能令數千百
里外絕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聞吏刺江陵人私書
不致於之希憲臣督之帝前其中中有曰歸之初
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當憐人而德化民
盡棄木成德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德化民
盡疾久不愈十五年春近臣贊文忠言江陵濕熱如
希憲何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歸皆還道前之不得
相與書聲建祠希憲還江陵民歸皆還道前之不得
知其貨得賜口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
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慈愛之地天
下視若根本不聞能聞遠次是民民居此常事耳慎
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言以能置
都邑事希憲極言則後張易中書左丞張文忠與之廷
諸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員其事忠良以希
憲對帝曰仲明視希憲極意也此耶其誠遠正故徵
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極意也此耶其誠遠正故徵
而起帝嘉希憲曰卿得良醫朕疾向愈矣對曰醫特
善藥以臣民疾句能飛渡則疾如響矣帝曰卿得良
醫何益蓋以醫醫疾也帝曰卿得良醫何益蓋以醫
醫疾不可道中使謂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論道時至有申事有必須執奏者以人可也希憲

學校宜捐開闢功臣墓墳墓宜遷葬于任用之天下
學之設已奉命皇帝聖旨而行之莫行也問諸
莫大於朝臣楊民莫近於縣丞縣丞朝有法職率
擇舉正氏自安之關西渭河地廣土沃以軍馬之
所出而用未嘗置官設官數年拘捕鐵鑄不足
商賈酒餉實賄賂事以定官罪使從實俟補不足
亦取於民地充不足已不輕舉動合臺奏請於實
額加從權往往往在取裁軍餉破土科民無所措手
足如從權例惟往取裁軍餉破土科民無所措手
足之徒前日害國縣丞張振為者官設政老院給
衣糧以爲舉使臣到州即直趨監院不得於官衙民家
安下令州知事王壽立於世世江大廟並差役各有
多食今州郡祭祀祠祀之費世世江大廟並差役各有
宜令廟僧徵太常僧一數引後學使提揭人存漸以
修之實太平之基也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思
皇帝寬平之政亦大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儒
儒禮祭上下鄉賦和之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節
宰民依儒極於國明天下賴人之處見行還節日
月交會趙趙開天大章改政成曆天更施使行知因
君即位頒曆或文十帝府則應更施使行知因
減吏存古之常道宜興修禮學聖代君臣事業不
墜於後世甚有屬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
天下名士指儒之無常應產者使不致閉府或有
曾運使會曾謂某自種養蠶桑輸其餘大小雖
泛道行觸兒使自給養蠶桑輸其餘大小雖
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之事或曰小知蓋君子所不欲而小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曰小知蓋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要之長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爲殺人而不以人廢之言而用言路所以成天下之民者豈非見之曰月者哉夫誠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豈非也蔽人之目者私欲哉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運左右讓臣使風諭於未始計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祿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於害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小人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親民而面權利也臣聞中民必用權去治俗各路議說所以定維新也昔聖王行能治古者明王不實物所實惟賢惟聖賢者在位能者在數此皆一人之善知賢王之體也古者治世國之民衆自辟井田爲阡陌行世間也不能復今窮乏者益衆富盛者增加加刑禁後世因之勿待官屬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賈賢與民利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民無國家之利也吾輩守制直書古的今均爲一法使無越過越舉私權私官無輕奪之刑宜舉以彰盛德之德立朝臣以統百官者可以御衆事以至京都州縣親親之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始立朝臣以爲政大其能官不在良民惟在得人焉耳世祖高宗爲又言朝臣官屬戶兵典以來不滿數百朝臣日甚得良牧如冀定張耕洛水

劉禹錫爲之進民復業於邛即以縣爲邛州安撫使
蜀爲副使而王衍從後蜀昇即爲蜀王從世
祖從大明年征南每歲以天地之好生予之
神貳不殺或城之日不安歎一人未從伐未復
以軍用而費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拔元元
世祖嘗爲坐以古訓之曰大德者本之良法者忠
惠宗實爲坐以古訓之官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
詔建正紀歲立中書省宜舊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
之或具錄用文苑爲第一新美忠義居左右而學
不貳焉時人稱之爲總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
承旨劉禹錫奏忠久侍選錄有歲年歲確慨之
密謀立趙氏之大計忠勳等議宜破漢學聖明御極
其極所願復也遂拾其時劉禹錫張大未安宜正
其本極所願復也遂拾其時劉禹錫張大未安宜正
參預中書省以詔以翰林侍讀學士賈獻之安妻之
焉其本元元且以少府官籍監戶給之家忠既受命
無不言言無不應帝嘉其勤任金虎衛國大體者知
物可謂特使凡有所疑按授爲名臣初帝命忠
相地相地東海東北齊城故都於龍岡二年而畢名
曰龍岡遷升上憲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忠以
中都爲大都他如朝章服制朝服給侍從定官制
以中都爲大都他如朝章服制朝服給侍從定官制
皆自忠忠爲之代成憲二年一歷從至上都其
地有兩界山書奏稱舍居之秋八月奏忠無疾端坐
而卒辛巳九帝聞崩遣薄書臣曰秉忠事朕三十
餘年小心慎密不違親言無隱情其陰衛術數之

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臧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
內府錢其楮敘連贈部侍郎趙秉溫陳其後還葬大
都十一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贈太師
諡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
不衰雖位極人臣而審居處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
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散闊淡類其
爲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四十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六十

元一

安童

商挺

不紀木

何榮祖

完澤

賈勝

孟達思

宋子貞

馬紹

葉李

鐵哥

張九思

官常典第一百四十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六十

元二

安童

按元史本傳安童本察罕四世孫霜突魯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專弘吉剌氏昭慶皇后之弟通鑑葬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幼公輔舉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押一年

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統阿里不哥萬千餘將盟之法安童侍側帝語之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南定大難遂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辭曰今三方鼎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恐難重任恐四方有輕視廷心常勤各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多十月召許衡至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即親候其館與許衡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三年帝論衡曰安童商幼未更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恭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四年三月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樞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離間儲畜憂養其令人省議事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以安童宣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爲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衆曰然事遂罷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樞院各令奉事始知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復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原職信用之故爾商挺耶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日八年陝西伯臣也速迭兒建言曰因儲養盜賊滋擾若不嚴戮一二無以示懲敕中書詳議安童奏曰強顏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得報從之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冊主賈

上皇后弘吉剌氏以玉冊金寶立昭宗高皇帝十一年中書令判樞密院事冬十月帝崩安童及伯都等曰近更太宰執事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故等當一觀心參者豈無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錄促速行之將天下符號死囚二十人安童等中紀三人因服殺殺人餘無可疑於是召以所奏十三人免死從獄十一年奏阿合馬書國書民章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陟從之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于北平王出鎮撫邊在遼十年十二月三年三月從王歸得舉閣下帝即召見魁身之類閣曰臣奉使無狀有罪懇請寬宥殿語至四鼓乃出冬十一月和禮遜孫能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一年召爲盧世榮敗詔與諸儒修其所用人及所爲事悉罷之二十三年夏中書奏擬書司諸官廷名帝曰如平章承等既當罷權除官卿等職也安童奏曰此輩聖意欲停近侍爲耳目臣擬未任從其所行非法從其棄棄之輕重情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何階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奉旨付中書施行臣謂該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創者臣當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降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從之此者勿行其甚者即言之奏欲留吏部尚書李相不從復奏田頔十四年冬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諸將者命安童檢閱多謬平反常遇朝自左掖門出拜受諫者爭迎或執朝衣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某間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帝帝近親也丞相斷罪人臣也何憐憫如此帝良久曰汝等

小人豈知安童所爲特婦之便改尋耳是歲復立向
賢有安童切諫臣力不能回天不用奏君別相
賢者猶或不至庶民謀國不繼二十五年正月
推遷歸向耆耄未還不計二十八年罷相仍領舊
事三十年春正月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年四
十九本月三日世祖親奠持曰人言丞相死國非
果喪予良弼第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七年成宗創
推忠昭德郡王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七年成宗創
平忠惠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運子兀都
兀都帝薨歲差違世祖特長孫伯父安童死凡
賜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衣棺葬歸葬父安童死
母以孝聞成宗即位封銀青榮祿大夫司寇領
常事高宗諱諱即攝太尉李開上尊號嗣號是
尊號帝特授封尊號大政帝及中宮威以家人禮
之大德六年正月薨年三十一至大二年制贈
保德郡王功臣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王
諡忠惠 按此處傳有所志誠者皆雲州金閣山
道釋其者亦相安童當過而問之志誠者以修身治
世之要安童成其志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爲
主及創設第道然若無異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
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雖不可遽往於志
誠志誠曰昔與子同朝者今何別者何人安童
慨入見世祖曰臣等爲相年相少幸不失陛下
事者亦在臣臣師友今事臣者皆違與臣便則臣
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難言是劉曰新
與人世祖嘆息久之

按元史本傳世祖思見凡人居別失八里古北
都護之地幼有奇質年十五番還本國書太祖聞
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日中有火天可大用
以授宗室使親視諸監聖皇后分位歲歲復事世
祖於潛藩日親視用宗室諸王遠思言於世祖曰神
不可久藏太祖親視諸王最長且賢宜即皇帝位諸
王恐察兒也孫哥合丹等咸是言世祖即命卷顯
益重南征與近臣不只兒爲斷事官及諸王阿里
不哥我相拒漠北不只兒有二心世祖思知之奏
之於中都親監護以往帝以爲忠數命收召棄後
凡所引舊相極其選詔與安童並拜丞相開薛帝
童及丞相伯顏御史大夫烏魯伯漢等曰贊我
思求之使族議爲言也孟思思爲人剛嚴謹信
惟斷諍議也莫得聞至元四年年六十有二帝
哀悼伯顏敬德武宗朝贈贈世祖德佐理功臣太
師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改諡智敏

商挺

按元史本傳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
避宋諱改焉父衡金溪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
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叔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
遊東平嚴實時爲諸子師實卒子思濟嗣辭挺爲經
歷出爲曹州判官未幾復爲提舉學士濟與學士
參士對稱旨字而不名問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
城朔山東平南爲木石石至朔山率十石致一
石且車津於南必復期後期罪死挺輸沂州使理軍
取食世祖曰愛民如此成是不難從得中官撫問
中挺爲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一縣戶不滿萬皆驚
憂無何挺在印中進賢良書奏明登車出濟寧定
規模上廉貴印楷楷修成威威濟濟投進其有無期
月民乃安諒一大儒事或咸或咸且請減其宗賦之
半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挺挺爲宣撫使丙辰
徵京兆軍希憲希憲二千石和三千段極稱是
輪平浪寧期迫其郡人恐挺曰他易樂也運米千
石助其糧寧期長子姓者年大恐挺也挺召與謀對曰
不煩官運糧家有積粟請以代輸挺大悅被價與之
他輸亦如期復命希憲希憲治糧度內大治丁已希憲
命阿蓋哥兒言計河南陝右戊午罷官挺司提還東平
憲宗親征希憲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對曰蜀道險遠漢唐官軍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
言正契吾心希憲希憲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時裁計文謀急進及言之
世祖大驚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高士耶遂敗大
計遣使至軍上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執
而斬之召挺北上至開平挺與廉希憲密謀大計世
祖既即位挺奏曰南師宜速還東平西師宜速便
從之以廉希憲及挺宣撫陝西中歲元夏五月至
京北哈刺不花者都魯時名將也渾都海魯爲之副
時挺入營山以兵臨渾都魯不哥提問挺曰爲六
號者有三策悉欲而東面據京兆上策也希憲曰
擊而動中策也重東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
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己而果然於是希憲定
議合八春汪良兒發兵得之事具希憲得六號之兵
既北而阿蓋哥兒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刺不花

都海遇於甘州哈刺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
藍答兒遂與海都海合里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
與八春汪良兵合分爲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
吹沙浪巨合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
其右而出八春更據其前合丹勒機騎避其歸路大
戰於甘州東段阿藍答兒海都海事聞帝大悅曰商
王親古之良將也改官進封爲行中書省進希憲爲
右丞提爲食行省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瑄以
濠州降繁而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提
義奏而釋之與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
事談提與希憲於朝帝名提使殿問曰卿在國中懷
孟南者治勃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
高而志耶抑比年論士文說者其衆卿獨無言提對
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壁論之想陛下將能
記也臣在泰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
功成以歸已事成分格於人臣必不敢就戮提延
出帝顧朝馬忽刺出提副合等數提前復大計凡
十有七因嘆曰提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
爲朕戮力耶卿等議之四年賜金符行四川行樞密
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
二史宣旨王驥李治徐世隆高鳴胡祜運周砥等爲
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東俄召還二年帝嘗慮經
學提與姚樞密對于姚樞果某五經要語凡二十八
篇以進六年同食樞密院事七年遷食書八年置副
使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四千人屯出關塞三
萬畝收其糧以餉軍法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
者亦汰去丁多業耕者多丁寡財力兩資合出一軍

九年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提爲王
相十四年詔王北征王命提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
悉更張之提曰提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忽魯古練習
之以備不虞未幾兵營無以延安兵應敵果獲其力
提遣十軍於王曰晝親鄰安人心張兵時備不虞等
民生一事樞密心源謹自治固本根整下情士爲置
酒嘉納王聽王使提請命於朝以王阿難哥嗣帝
曰年少祖宗之訓未習朝姑行王相府事初提使郭
琮傳中郭叔雲與王相相持擄掠或苦趙不法提命
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執琮叔雲詢問伏
辜事具趙叔雲初無一毫及提惟王府女囊徽微以
預二郭謀陷刑罪以求生始有脫跡諸提延及其子
獻帝於台臣提初家獻下獄帝命趙氏子曰商孟卿
老蒼生可與諸儒識其昇吏部尚書青陽夢夢以議
動奏曰臣宋儒不知提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
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特賞郎董文忠春曰奏
表不知提何如人臣以囊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
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親耳聞聞之殺人
之謀提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提不可全以無
罪釋之籍其家是冬始釋提及數二十年復樞密副
使俄以疾死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提文被繫
百餘日乃釋二十五年帝問中丞文用曰商孟卿
今年幾何文用對曰今年八十八帝甚惜其老而嘆其
廉強是故冬用也二年有詩千餘篇尤善雜書延
祐初贈推誠諫諍在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魯國公諡文定

宋子良

按元史本傳子良字制臣潞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
學工詞賦弱冠領鄉薦試禮部與族兄知未同補太
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稱之金末潞州亂子
良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守大名府爲按撫司計議
官義斌殺子良卒業歸東平行嚴覈實獲其姓名
召置幕府用爲評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質實婦人
請事於朝托近侍奏決不報中書因與丞相耶律楚
材有違言子良至勸實致禮承相問因此益委信子良
朱咨莫亦相濟自是交權無間實因此益委信子良
太宗四年實氏黃陵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
頗衆曹懷以兩省豪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
至人情惴惴子良請於實相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
內乃安汴梁既下韓民北徙懷揚益道子良多方賑
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十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
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書李昶歸於韓城與之同列
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七
年太宗命子良爲行臺右司郎中中原時率多草
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
由民伍率私於從政其者多以括克聚斂爲能官吏
相與爲食私以病民子良復前代觀察來訪之制令
官分三選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關食情獎
廉勸官府始有紀綱民得休息東平將故古氏爲節
度官初之鄭某擅其狀投故四自所子良請歸鄭某
監實謂難之子良言乃經人以爲便宜卒子忠濟
贊魯九敬子良請於朝授提舉東平路事提舉太
常禮樂子良作新樂子良進前主唐虞王誓爲教官
招致生徒幾百人出果贈之御制經義每季得試必

親院之齊魯儒儒爲之一變就己未世祖南伐會子貞至微間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純儒若投降者不殺有從者勿殺則未之也○可傳飯而食也世祖嘗其言中殺元年授參都察院使未幾入觀拜右三部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貞裁定李景威據濟南陷子貞參議事前行中書省事子貞與靖王濟南觀地形勢因說丞相史事官曰增城東萊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後機盡捷遂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擒獲子貞○書陳僉五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權應法宜靈轉主部律例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稅一路用非其人厥人望之巡公舉有才能者爲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役民窮無告重遷轉以害其弊又請建國學校育子教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二年一貢舉自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選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鐸行山東遼陽部官選授翰林學士奉詔中書省事奏請條陳立嚴田賦之制時中書平遼政事復陳辟帶之切要者十二策帝頗稱用子貞說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不衰勉爲朕重措置大事俟自可差有條理應卿自便三年十一月罷辭乃得賜特赦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始免得聞朝廷事不便必封地上奏受君恩國不亡是免其心卒年八十一始病入進爵奉朝曰死是有命吾年踰八十何以樂爲病危語子貞遺子貞曰吾年昔教故者不少今尚何足耶

不忍本

投元史本傳不忍本 名時用字用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爲車國也祖海藍伯魯事元烈王可汗王可汗滅回回衆從軍于朔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甘漠與衆從軍于朔望西北馳去太祖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十人皆爲太祖所虜燕原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嬪而育之遷侍世祖於藩邸後從征伐有功世祖感其忠義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原曰王上素有疑志今衆興遼涉危難之地殿下以兄弟獨處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南征憲宗善其言命趨鄂州而自將攻蜀之釣原山令阿里不哥留守燕宗廟燕祖世祖嘗謂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稱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即位燕未及大用而卒官止衡率不忍本其仲子也資英特進止評雅世祖奇之命給事給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衡衡每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給通詩衡日記數十言衡每稱之爲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子不忍本年十六歲書以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當規諫意嘉歎久之衡數歷代帝上名議統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忍本與同舍生堅罕大答充養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奉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國君民不學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其亡者必由國君民不學不先蓋自舜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後世所起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諸生課試補官機選武帝起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武備自有學校之路也臣等今復取

平南之君建儒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皇帝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遣陳伯魯等入寺不該太常監祖習漢梁宋宋諸儒及鄭並合置學及至太宗高祖國子學增置生員至一千一百間國子學四門學亦增置生員其書各置博士乃至武德高祖新學高祖時始置國子學長亦添置子弟入國子學一日國子學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監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前朝之意也然經之年吳得戶五十萬而已陳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戶生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日古未有而非皆隋唐之所敢止也然學校之政由宋金宋臣經綽之臣等觀聖祖傳習儒學欽聖聖意不以諸生入仕官者多聖古入仕官者少而欲臣等陳說世務以任陛下之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開從數少醫藥書書未於教苗求其難於教民等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入村教多通儒議法如古昔補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官且於大都弘開國學擇舉士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貢策有百人百官子弟凡民俊秀者百人傳塾於各府定制選進德業充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習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經書史料則專

今假許字畫算科則專令開開算數或一藝過餘後
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
常加點驗務使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精力者總令
學作文字一日歲時隨其利鈍各盡所就功課得其
勤惰而實到之數者則升之上舍情者則降之下舍
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聯舍學射自非假日無
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畢業有成就者乃聽
官保舉舉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
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聽舉
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就者三
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員增減若得不得奏聞
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才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
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功
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
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賢惠等商議條奏施
行臣等不勝至願者奏帝覽之嘉十四年授利用少
監十五年出爲秦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
事脫虎脫達西僧往作佛事還過莫定筆驛史就
死脫之按察使不敢問不悉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
虎脫直欲山僧辭氣個強不悉木介去其冠延下黃
以不識脫虎脫脫師以問帝曰不悉木素剛正必爾
輩犯法故也極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國知之十九年
陞提刑按察使有符祥州守臣送官物者祥州本隸
河東提刑不悉木往按之歸報稱官賜白金千兩沙
五貫二十一年召爲按察使時權茶運使
盧世榮附官政使使苛苛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
於舊帝以問不悉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

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取諸君布者莫不謂之忠及
其罪惡若聞與民困窮何及臣願陛下無納
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悉木遂辭職不拜
二十一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懷卿擢吏部尚
書時方精沒阿合馬家其奴放牧札兒等罪當死諱
言阿合馬家資恃者有知悉帝之可資國用遂勾
考捕盜及無辜至師精勤帝聽之命丞相安馬
集士部長官有諍阿合馬事不悉木曰是奴爲阿合馬
心腹牙牙乳有諍阿合馬者欲欲殺廷臣以微幸
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賄謀害其耶急請此徒則怨
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信命不悉木之員得
其實散札兒等伏法其捕獲者盡釋之二十三年改
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河南按察使阿合馬以賄財
陷權貴資錢於官賄平屬至則扣取部民所產
以輸事竟足從後治官不伏及不悉木往始得其不
法有餘事會大同民饑不悉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
阿合馬所著宰臣晏不悉木擅發倉廩又嚴據阿合
馬使自誣服罪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其職也何
罪之有帝釋其獄宰臣審視阿合馬免伏誅吐土
哈求欽察之屬人奴者增其里而多取編民中書
會右王過駭其罪改止之吐土哈遂去遇有不臣語
帝怒欽察之不悉木諫曰過知令以欽察之人奴爲
兵未聞以編民也他他衛官傲此日耗矣若誅
遇後人豈肯降下蓋駭帝意解過待不悉二十
四年帝許奏立尚書省設樞密院樞密院樞密不悉
木事之不待奏許深惡之責指不悉木謂其害曰他
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逐食責以不坐官理務後

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曹班侍
坐輩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不悉木果以是日
至帝見其寵甚問其緣幾何左右對以滿前假者何
不給制其貪命盡給之二十七年帝命諸王承
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十八年春帝復御林學士承
旨勅奏司罪狀帝召問不悉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
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於中書欲用不悉
木爲丞相相辭帝曰朕過聽衆計致天下不安今雖
海之已無及矣朕意卿幼時使臣事朕欲備今日
之用勿多謀也不悉木曰朝廷動輒倚倚臣居臣右者
尚多今不大用臣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
子詹事完澤可獨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路過近臣皆
有嫌籍唯完澤無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
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
乃拜完澤右丞相不悉木不草政事上都留守木八
剌沙言改按察使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應臣
賊罪以動上聽帝以資中丞崔德或謝病不知不悉
木則片紙或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釋王
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悉木曰烏夷歲詐天威
臨之塞不震懼賊則嗾使使之然今片于日燁燁
兵而下又如或不慢加兵木晚帝從之於是交趾咸
懼遂其僞昭明王等請國謝罪帝前六歲所當兵
物皆盡曰卿一之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悉木辭
曰此陛下神武不設所致臣之功焉惟受沉水假山
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奉木丁請復立尚書省專
領右三部不悉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

身謀家道前鑒未遑奈何又欲數之乎事遂寢或勸
征流求及賦江南包穀著諫止之桑哥黨人納達刺
丁等既誅帝以祈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怒木以
爭之不從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兵請以金銀幣
帛賜其神帝釋之不怒木曰彼佛以素食爲實遂弗
與或言京師舊古人車馬漢人間處以朝不慮不怒
木曰新民入選猶未車馬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
愈人欲擅貨貨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
黜野國中費人第七已與民居大牙相制之狀上之
而止有帝完顏穆賓者以問不怒木對曰完顏與
臣俱待帝中書說或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
然猶位宰輔或說其陰惡宜使面質明不責降若
內懷猜疑非人主主公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
右批其頰而出之是日桑哥解所製聖駕以賜帝
每獻侍臣備進膳飲之能不怒木從容問其故帝曰
彼事他宗帝陰欲殺朕朕知所不知卿時未生誠不
知也不怒木曰是所謂爲人臣謹二心者今有以內
府財物私給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怒揮以手曰卿
止朕矣言二十有年有星字於帝座帝宴之夜召人禁
中問所以納天慶星遂宴之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
宇以得之江淮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
所不能者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
怒人子不敗怒怒起敬孝故與父之象曰君子
以恐懼修省伯曰敬天之怒曰過天而懼三代聖
王克膺大威斷不有於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一十
有九日黃地氣絳腐爲之善用此蓋天亦悔禍海內
又安此前代之繼繼也臣願陛下安之因誦文帝曰

食求言詔帝懷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聞之遂詳
論試陳後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雙陸賜之三十一
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動輒不得入臥內不怒木以
諄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得更大夫月
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諸案中丞相完澤至不
得入伺月魯那顏伯顏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怒木
上國有大難而不預何耶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不
不怒木議應何何使吾屬如是之勞誠完澤不能對人
言於太后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
太后但觀臣等爲之臣若漢國即甘快諫宗社大事
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後發
引升神清蓋南郊帝不怒木領之成宗即位義政皆
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病人不怒木手數日乃得見
帝問知之感勞之曰卿先朝腹心顧朕寡昧惟朝夕
啓沃以匡朕之不逮庶幾負先帝付託之重也成宗躬
擢朕政聽斷明果廷議大事多采不怒木之言太后
亦以不怒木先朝舊臣禮殺甚至河東守臣獻嘉禾
大臣欲奏以爲瑞不怒木諫之曰汝部內所產嘉禾
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不怒木曰若如此既
無益於民何足爲瑞遂進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
人斯福謂之禿魯麻民犯法者皆賂賂之以求免
有殺主殺父者西僧謂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獵出宮
門釋之云可得福不怒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
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汝汝無使
不怒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怒木曰卿
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故事有告者主
主被諫詔即以其所居官與之不怒木言若此必

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上下之分矣帝
悟爲道蕭前命執政奏以爲陳歷行省平章政事太
后於帝曰不怒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
之於外帝復問之意以與同列多與議稱贊不出
元貞二年春召至便殿曰朕知卿之故以卿不能
從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自負代卿何如不怒木
曰臣實勝於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國事
辭曰是職也國朝惟是文澤書爲之臣何功敢當此
制去重手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漢卒特命行中丞
事三年桑哥侍儀司有因父官受賄御史必欲
歸罪其父不怒木曰風紀之司以官政化勵風俗爲
先若使子受父何以與者樞密臣受元帝微服不
敘御史言罰未終不怒木曰禮大臣貪墨惟以重
不敘若加笞辱非罪不上下大夫之意人謂其不恕四
年病復作帝遣醫治之不效乃附奏曰臣既庸無取
叨承拜命大恩有終未備路代引歸滿飲而卒年四
十六帝聞之憂悼上天大咎失發木素貧貯自糴
漢妻繼絰以爲母後因使還則母已至號慟血幾
不起不居現僅奉不尚華飾祇敬有餘即施散親舊
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刺哈孫各列等亦其
所薦也其母先躬行而後父發墓臣簡簡於帝前論事
時爲洪興引義正行而後父主理天下如手持物必
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因卿賈服之左手也每侍燕閒
必陳說古今治亂事每抑頡頏曰根柢生說不得
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歎曰朕誕生之曰他
日持此以臣也武宗時歸綽謫管理行臣太傅聞